

古今說部叢書

第八集
四

驂鸞錄

吳郡范成大撰

石湖居士以乾道壬辰十二日七日發吳郡帥廣西泊船姑蘇館

十四日出盤門大風雨不行泊赤門灣

十五日發赤門早飯松江送客入臚庵夜登垂虹霜月滿江船不忍發送者亦忘歸遂泊橋下

十六日發垂虹宿震澤前福州教授聞人阜民伯卿賀州文學周震震亨皆來會余去年北征感腹疾於滑州且死復生今惟皮骨粗存比懷桂林之章再上疏丐外祠以老弗獲命乃襆被行則從故人李嘉言聖俞致一老成館客與偕聖俞舉震亨故今日遠來震亨舉業外尤精珞璣子林開諸書試評余五行則曰吾知之舊矣數語可決公欲遄歸以老抑未也今南去三千里安坐再朞末年冬中復西南行萬里亦莽乃歸但此時某恐不及被公飲食教誨之賜耳其言詭異姑筆記之

十七日。至湖州。泊碧瀾堂。

十八日。湖守薛季宣士隆開宴。方祈雪。蔬食而且張樂。

十九日。將遊北山石林。薛守願同行。乘輕舟十餘里。登籃輿。小憩牛氏歲寒堂。自此入山。松桂深幽。絕無塵事。過大嶺。乃至石林。則棟宇已傾頽。西廊盡拆去。今哇菜矣。正堂無恙。亦有舊牀榻。在凝塵鼠壤中。堂正面下山之高峰。層巒空翠。照衣袂。略似上天竺。白雲堂所見。而加雄厚。自堂西過二小亭。佳石錯立。道周至西巖。石益奇且多。有小堂曰承詔。葉公自玉堂歸守先隴。經始之初。始有此堂。後以天官召還。受命於此。因以爲志焉。其旁登高有羅漢巖。石狀恠詭。皆嵌空裝綴。巧過鐫劖。自西巖同步至東巖。石之高壯礧礧。又過西巖。小亭亦頽矣。葉公好石。盡力剔山骨。森然發露若林。而開徑於石間。亦有自他所遺徙置道旁。以補闕空者。方公著書釋經於堂上。四方學士聞風仰之如璇璣景星。語石林所在。又在仙都道山。欲至不可得。蓋棺未幾。而其家已不能有。委而棄之。灌莽叢薄間。遊子相與徘徊歎息之不能去。或謂此地離人太遠。岑蔚荒虛。非

大官部曲衆多者難久處。又云公歿後。山鬼搶攘。暮夜與人錯行。婦子不能安室。故諸郎去之。云出石林。飯旌善寺。葉氏墳祠也。晉川有兩玲瓏山。石林爲大玲瓏。又有小玲瓏。在長興縣界路口。聞其尤勝石林。遂過之。小玲瓏今屬沈氏。沈氏之父死。二子幼。方檢校於官。此山石色微黃而更奇古。一邱悉中空。洞穴十數。皆旁相通貫。故名玲瓏。泉聲瀉壑。中窈如深谷。堂前小池。石如牛馬。虺隤其中。池後山屏上洗出之石。巖積嵌巖。巧怪萬狀。缺罅清泉泓泓。叢桂覆其上。亭館旣無人。居亦漸荒廢。晉川特無好事者。能捐厚貲買之。沈氏雖不得仙。亦足以豪矣。玲瓏山杜牧之所遊。卽石林。是小玲瓏。晚出而加勝。由沈家步登舟。回至城下一鼓後矣。

二十日發湖州。十八里宿橫山。橫山雖小。乃截然溪上。蔽遮一川。若前無路者。相傳爲晉川風水向背之要。

二十一日發橫山。宿德清縣。

二十二日泊舟左顧亭。訪縣中知識數家。大抵倚山瞰溪。易得卜築之勝。前戶

部侍郎李公子至之居甚輪奐。其兄參政之子德甫者居郭外。據一邱壑。曩歲嘗過之。今其人亡。室亦虛矣。聞運使沈度公雅方考室。往觀之。甚潔而庫堂之簷手可接也。公雅素傳過庭所教。常有知止易足之說。意其規摹出此。左顧亭者。孔愉放龜處。亭前兩大枯木。可千年。德清古物。餘不溪上。今孔侯墓廟在焉。廟居墓前。與其夫人像。皆盤膝坐。蓋是几席未廢時所作。龜溪倚山而薪蒸。貴溪口不數得嘉魚。以其密邇行都。盡販以往。風物已不逮曩年。出郊三里。遊城山。頃歲赴太學試。道病暑。三宿晚對軒。題詩壁間。故在。凡僧寺皆南向。此獨反北。故夏無涼風。聞自此過武康。纔二十五里。道間有梅花邨。以千萬計。客行有程。不得住。午發德清。宿安溪。

二十三日。宿餘杭縣茗溪館。

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皆泊於餘杭。乳母徐自登舟。病喘甚。氣息綿悞。若以登陸行。則速其絕。委之恩義。不可過。餘杭五日。計無所出。昨夕達曉不寐。往來方寸中。此其勢必不可以遠行也。且政使嫡母有兼侍而長子遠使。亦當就養他

子況乳保哉。張氏妹從其夫方宦臨安。又同乳於徐者。遂決意留之。張氏分路時。心目割斷。世謂生離不如死別。信然。

二十八日。陸行發餘杭。與吳之兄弟妹姪及親戚遠送者別。皆曰。君今過嶺。入屬土。何從數得安否。問此別是非常時比。或曰。君縱歸。恐染瘴。必老且病矣。亦有禦瘴藥否。其言悲鳴泣且遮道。不肯令肩輿遂行。又新與老乳母作生死訣一段淒愴。使文通復得夢筆作後賦。亦不能狀也。晚宿富陽縣廢寺中。卽客館也。

二十九日晚。復登舟。大雪不可行。

三十日。發富陽。雪滿千山。江色沈碧。但小霽。風急寒甚。披使金時所作綿袍。戴氈帽。坐船頭縱觀。不勝清絕。剡溪夜汎。景物未必過此。除夜行役。廟祭及鄉里節物盡廢。晚宿嚴州桐廬縣。

癸巳歲正月一日。巳午間至釣臺。率家人子登臺。講元正禮。謁三先生祠。登絕頂。掃雪坐平石上。諸山縹然凍雲不開。境過清矣。臧獲亦貪殊景。皆忍寒犯滑。

來登。始予自紹興已卯歲。以新安戶曹口檄來。識釣臺。題詩壁間。後十年。以括蒼假守。被召復至。自和二篇。及今又四年。蓋三過焉。復自和三篇。薄宦區區如此。豈惟愧羊裘公。見篙師灘子。慚顏亦厚。乃併刻數字於右廡柱間。而宿西口。二日午至嚴州。泊定州館。

三日泊嚴州。渡江。上浮橋。遊報恩寺。中有蕭灑軒。取吾家文正公蕭灑桐廬郡之句以名。浮橋之禁甚嚴。歛浦杉排畢集橋下。要而重征之。商旅大困。有滯滯數月不得過者。余掾歛時。頗知其事。休寧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種杉爲業。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難窮。出山時價極賤。抵郡城已抽解不貲。比及嚴。則所征數百倍。嚴之官吏方曰。吾州無利孔。微歛杉不爲州矣。觀此言。則商旅之病。何時而瘳。蓋一木出山。或不直百錢。至漸江。乃賣兩千。皆重征與久客費使之。

四日五日。皆泊嚴州。
六日。發嚴州。宿大羊。

七日。至婺州蘭溪縣。泊澄江館。此縣舊出名酒。漕司口其口。近年所釀。寢不及昔時。大抵甘滯不快。聲稱減矣。

八日。泊蘭溪。

九日。大雨。連日小舟跼灣病倦。又聞衢之龍游小路。泥深溪漲。渡江不如陸。乃改陸行。取婺州路。晚至婺州。泊金華驛。

十日。泊婺州。

十一日。早飯馬海寺。世俗所用百忌歷。出此寺。宿湯嶺。一作

十二日。早飯舍利寺。宿龍游縣龍邱驛。未至。有長橋。工料嚴飭。他處所未見。前令陶定所作。自登陸來。所至山有殘雪。邨落無處無梅。客行匆匆。自無緣領略。可歎也。

十三日。至衢州。自婺至衢。皆磚街。無復泥塗之憂。當時兩州各有一富人作姻家。欲便往來。共贅此路。

十四日。前吏部尚書汪公聖錫。亦自玉山來。同赴郡守數文閣。待制張幾仲燈

宴。是日。乃立春。曉旛夜蛾。同集尊前。眞良辰也。

十五日十六日。謁汪公於超化寺之兩山閣。留飯。與前館職鄭升之公明偕。余與公明同召試。同除正字校書郎。汪公時修國史。館中例序齒。公明長余十餘歲。復用故事。遜公明。公明力辭云。各已出館。正當敘官。至遽巡欲遜去。汪公拱立無言。余從容請之。公徐曰。應辰舊與浚季文尙書。皆爲正字。季文年長上坐。比歲僕以端明殿學士守平江。過湖。季文在焉。時爲顯謨閣學士。同會郡中。僕亦用故事。遜季文。季文不辭。公明遂就坐。記於此。以補麟臺後志。季文名景夏。十七日。將發衢州。暫遊郡圃。登超鑒堂。前守施元之德初所作。甚得登眺之勝。但恨小偏。與木相直。若右徙數丈。盡對諸山。乃佳。夜行。宿招賢市。

十八日。過常山縣。宿蔣連市。

十九日。宿信州玉山縣玉山驛。

二十日。宿沙溪。自入常山至此。所在多喬木茂林。清溪白沙。浙西之所乏也。

二十一日。二十三日。皆泊信州。自此復登舟。

二十四日。舟行宿霍毛渡。

二十五日。過弋陽縣宿漁浦。

二十六日。過貴溪縣宿金沙渡。去縣數里有桃花臺大壇石。色如桃花。旁入數里有龜山。遠望一山特起。與他小山接如龜然。特起者其首也。大抵自上饒溪行。南岸綿延皆低石。山童無草木。色赤似紫。或一石長數里不休。或有如盤如屏如几。及臥牛蹲蟄之狀者。不可勝計。石上平淨。可以攤曝麥禾。

二十七日。過饒州安仁縣。吏士自信州分路。陸行者適方渡水。取撫州路。會余於南昌之宿港。

二十八日。至餘干縣。前都司趙彥端德莊新居在縣後。山上亦占勝。同過思賢寺。清音堂下臨琵琶洲。一水灣環。循縣郭中。一洲前尖長。後圓闊如琵琶。故以清音名此堂。從昔爲勝處。晁無咎書其榜。前賢題詩滿梁壁。琵琶洲一名鼈洲。野人相傳。長沙嘗早占云。餘干新漲一洲如鼈。遠食茲土。潭人信之。至遣人來鑿洲。今有斷缺處。又云。歲滂洲不沒。大甚。僅漫琵琶之項。後又謂浮洲餘干之

名見前漢書。縣有于越亭。

二十九日宿鄒公溪。

閏月一日宿鄒子口。鄒子者鄱陽湖尾也。名爲盜區。非便風張帆及有船件不可過。大雪泊舟龍王廟。

二日雪甚風橫。禱於龍神。午霽發船。鄒子宿范家池。湖中稱某家池者。取魚處也。隨一家占爲名。道中極荒寒。時有沙磧。蘆葦彌望。或報盜舟不遠。夜遣從卒。熟船傍葦叢。作勢以安衆。

三日未至南昌二十里泊。

四日泛江至隆興府泊南浦亭。

五日登滕王閣。其故基甚侈。今但於城上作大堂耳。權酤又借以賣酒。佩玉鳴鑾之罷久矣。其下江面極闊。雲濤浩然。西山相去旣遠。遂不能一至。又登南昌樓。江月臺。郡圃。偃仄無可觀。江西帥前右正言龔實之欲取王士元三江五湖之句。以廳事後堂爲襟帶堂。余爲書其榜。戲爲議曰。襟者金也。不三年府公其

腰黃乎。

六日遊東湖。謁孺子亭。又過其祠廟。轉至詠歸亭。東湖秀而野。旁多幽居。松桂蒙鬱。又過許真君觀。觀鐵柱在東廡一小枯池中。有柱出地上高三尺許。其端如槎牙。如枯枿。怪石狀。不知其深幾何。相傳以爲許君鑠怪孽於下。且以鎮此方云。漕使前司業劉淳文潛之治所。園池亭宏麗。大甚帥府。然二使者乃共一圃。

七日將發南浦。終日雨。諸司來集。遂留行。夜分大雪作。燃炬照江中。舞蜺塞空。亦奇賞也。

八日泝清江。宿張家寨。

九日宿市汊。緣岸居人煙火相望。有樂郊氣象。

十日宿上江。兩日來帶江。悉是橘林。翠樾照水。行終日不絕。林中竹籬瓦屋。不類村墟。疑皆得種橘之利。江陵千本。古比封君。此固不足怪也。

十一日過豐城縣。小巖寶氣亭。聞舊縣去北尙四十里。飢池鄉張雷廟前有小

池。云掘劍處。又嘗徙治其南名故縣。今三徙至此。沿江石堤甚牢。密如錢塘。不如是。卽頽蓄不可保聚。宿木湖灘。

十二日。風駛盡帆力。舟如飛。宿臨江軍。初議詣宜春出陸。至此則江道漸淺。大艘不可進。遂泊。夜大風急雪。頃刻積盈尺。篷窗搖蕩。震壓終夕。危坐以須其定。十三日。登富壽堂。城西有富壽岡。盤繞郡治。以此爲形勝。因以名堂。登清江臺。前眺江流。練練如橫。一帶閣草玉筍諸山。江外殘雪未盡。縈青繚白。遠目增明。十四日。將登陸。家屬已行。獨冒微雨遊薌林及盤園。薌林故戶部侍郎向公伯恭所作。本負郭平地。舊亦人家。阡隴故多古木修篁。廳事及薌林堂皆爲樾蔭所迫。森然以寒。宅旁入圃中。步步可觀。構臺最有思致。叢植大梅。中爲小臺。四面有澀道。梅皆交枝覆之。蓋自梅洞躡級而登。則又下臨花頂。盡賞梅之致矣。企疎堂之側。海棠一徑。列植如槿籬。位置甚佳。其他處所自有圖本行於世。不暇悉紀。沒後。諸子復葺牆後園池。擧芳諸池。亦不草草。大率無水。僅有一派入園作小池及澗泉之類。所謂虎文者。亦不能詳攷。出薌林對門。又有荒園甚廣。

未及葺。中有古巖桂大數圍。江鄉無雙者。伯恭欲爲堂。亦不果。雨終日廉纖。假籃輿以板爲底。上起四柱。籃缺其前。以垂足於空虛。有雨雪。則以僧笠覆其上。兩夫荷之。盤園者。前湖南倅任詔子嚴所居。去薌林里許。其始酒家。之後有古梅盤結如蓋。可覆一畝。枝四垂。以木架之。如坐大醪醕下。子嚴以爲天下尤物。買得之時。薌林尙無恙。亦極歎賞。勸子嚴作凌雲閣。以瞰之。迄今方能鳩工。梅後坡隴。响响。子嚴悉進築焉。地廣過薌林。種植大盛。桂徑梅坡。極其繁廡。但亦乏水。當窪下處。作池積雨水而已。周旋兩園。遂以抵暮。炬炳追及前頓宿。倒塔鋪始。余得吳中石湖。遂習隱焉。未能經營如意也。翰林周公子充。同其兄必達。子上過之。題其壁曰。登臨之勝。甲於東南。余愧駭曰。公言重。何乃輕許與。如此子充曰。吾行四方。見園池多矣。如薌林盤園。尙乏此天趣。非甲而何。子上從旁贊之。余非敢以石湖夸。憶子充之言。併記於此。噫。使余有伯恭之力。子嚴之才。又得閒數年。則園湖眞當不在薌林盤園下耶。

十五日。過棲桐山。遊玉虛觀。擷仙茅作湯。舊記晉有王長史居此地。許旌陽旣

仙過其家飛白茅數葉與之曰此茅備五味服之度五世乃以其居爲觀入蕭史洞隱去以餘茅植山後道士間探得之極芳辛以煮湯飲尤郁烈徙植他所無復香味與凡茅等余親驗之疑自是一種香草也觀中有飛茅殿仙茅碑南唐中書舍人江文蔚嘗爲修觀碑大中祥符中再修以純綠塗飾至今色可摘也魏國張忠獻公嘗宿此夢與君談養生有石刻志之宿萬安驛

十六日宿新喻縣

十七日宿袁州分宜縣

十八日至袁州桂林帥前大理寺丞李浩德遠先在此相候欲講交承禮爲留三日泊報恩光孝寺

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皆泊袁州聞仰山之勝久矣去城雖遠今日特往遊之二十五里先至孚忠廟棟宇之盛與祠山張王廟相埒祠兄弟二王不血食其神醜也舊傳二龍昔居仰山中以其地施仰山祖師遷居於此江湖諸郡皆春秋來祭奉之甚嚴廟有楊氏稱吳時加封司徒竹冊尙存文稱寶

大元年。余向居鄉。得吳江邨寺石幢所記。亦以寶大紀年。蓋錢氏有浙時。或曾用楊氏正朔。此二證爲甚確也。二王靈蹟。有感化錄一篇。著之甚詳。此畧之。桂林迓吏。自言梧州亦有此廟。問何以然。則曰前帥中書舍人張安國赴鎮。適湖南賊李金方作亂。廣西岌岌。張過遠禱於二王。如廣西不被兵。當於桂林爲神立行廟云。出廟三十里。至仰山。緣山腹。喬松之磴甚危。嶺阪上皆禾田。層層而上。至頂名梯田。建寺之。祖仰山師者。事具傳燈錄中。號小釋迦。始入山求地。一獼前引。今有獼經橋。至谷中。卽二龍所居。化爲白衣遜其地焉。大仰之名。遂聞天下。二龍故蹟。有大池。上有顏淵亭。別有一泓。名叔季泉。酌以淪茗。自小釋迦塔後。方竹滿山。取以爲杖。爲世所珍。登寺樓。以望四山。各有佳峰。每峰如一蓮華之葉。如是數十峰。周遭繞寺。山中目其形勝爲蓮華盆。晚出山。復入袁州。二十四日。發袁州。宿宜風市。二十五日。宿七里鋪。自離宜春。連日大雨。道上泥淖之漿如油。不知何人治道。乃亂真塊石。皆剗面堅滑。輿夫行泥中。則漿深汨沒。行石上。則不可著腳。跬步

艱棘。不勝其勞。

二十六日宿萍鄉縣。泊萍實驛。人以此地爲楚王得萍實之地。然去大江遠非是。

二十七日。二十八日。皆泊萍鄉。咽痛徑程以求醫。

二十九日發萍鄉。宿裏田驛。

三十日宿潭州醴陵縣。數日行江西道中。林薄礪塞。蹊徑欹側。比登一小嶺。忽出山。豁然彌望。平蕪蒼然。別是一口出陸。蓋已是湖南界矣。縣前淥水橋下小江。本名瀟水。比年新作橋。改今名。江色黛綠可愛。流而川於瀟湘。驛屋最雄勝。冠江湖間。縣出方響鐵。工家比屋琅然。其法以歲久鐺鐵爲勝。常以善價買之。甚破碎者亦入用。

二月一日宿山陽驛。夾道皆松木甚茂。大抵入湖湘。松身皆直如杉。江西則柏亦峭直。葉如瓔珞。二物與吳中迥不同。吳中松多虬幹。柏則怪闕。

二日宿儲洲市。又當捨輿。泝江。此地旣爲舟車更易之衝。客旅之所盤泊。故交